

儒勒·普鲁森，其人与思想家

1976年2月1日，我国失去了一位知识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在那天，大公学院政治与道德科学部正式成员、哲学分部主席、自然、物理与数学科学部通讯成员、大学中心和雅典娜学院教授儒勒·普鲁森先生因突发疾病逝世。尽管人们知道儒勒·普鲁森病重，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致命结局的临近，但每个人都希望他那曾具有惊人活力和健壮的体魄能再次战胜疾病，尤其因为人们知道他正处于巅峰活动期，终于着手于将其思考和冥想定稿，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他那启迪的判断、渊博的学识和友善的支持。

儒勒·普鲁森于1914年出生在罗丹日（Rodange），在埃施-阿尔泽特（Esch-sur-Alzette）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作为雅典娜学院的优秀学生，他决定投身教学，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大部分都获得了最高荣誉。在索邦大学、在路易大帝高中（Lycée Louis le Grand）——他在那里实习了一年——他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巴黎，他表达的**优雅和准确性**、他推理的**严谨性**以及他**知识的广度**备受推崇。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多么杰出的大学教授！但儒勒·普鲁森把他最好的精力奉献给了雅典娜学院、高等课程和大学课程中的精英青年的教育。他从未停止让他的学生受益于他的研究和冥想的成果。他积极投身于知识研究，同时亲自付出了代价来保持我们教学的高标准，因为任何降格的威胁都令他震惊和沮丧。

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一样，钦佩这位言语大师广阔的知识视野，他将表达的**精确性和清晰度**与言语的**和谐及诗性的感性**融为一体。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在一个由技术和对实际效率的关注主导的世界里，他是最后致力于沉思生活的人之一。儒勒·普鲁森深受希腊-拉丁文明精髓的熏陶。荷马、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柏拉图、西塞罗仍然是他最喜爱的作者，他能以无可比拟的才华在适当的场合背诵其中完整的段落。作为一位出色的**拉丁语专家**，他精通韵律原则，甚至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创作出完美精确、平衡和有节奏的诗句和纪年诗。

但他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到法国文学中，年复一年地激发了整班学生的兴趣。分散在生活各处的学生们，都怀着敬佩和尊重回忆起他对蒙田、卢梭、波德莱尔、马拉美、普鲁斯特和瓦莱里的讲解，他擅长揭示他们作品中隐藏和未被察觉的宝藏。但德国文学对他来说也绝不陌生。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他的偏好在那里倾向于E.T.A.霍夫曼和克莱斯特诗歌中深不可测的深度。

在**音乐**中，无论是清澈还是神秘，他都看到了人类天才所能达到的最高表达，最完美的创造。但这位理性（reason）的仆人，总是沉醉于表达的精确和推理的严谨，却对那位最深不可测、最非理性、甚至可以说最“**日耳曼式**”的天才作曲家怀有近乎宗教般的崇拜，难道不令人惊奇吗？这种对理性清晰度的要求与对人类灵魂神秘深处和渴望的吸引力之间的**和谐互补**，或许最能刻画儒勒·普鲁森——这位思想家、诗人和音乐爱好者在其丰富而强大的个性中**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然而，儒勒·普鲁森总是把他最慷慨、最有成效的努力奉献给了**哲学**。自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反思和沉思，这位哲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将**人的个性的自主性、思想的自由和道德的完整性**置于其知识宇宙的中心。

他以令人钦佩的技巧，成功地唤起了人类思想史上那些伟大的形象，通过紧密而毫不妥协的分析，提取出复杂系统中的**核心思想**，然后进行富有启发性的**综合**，从而开启广阔的视野，并将鼓舞他的批判热情的一丝火花传达给听者。在这个广阔的哲学领域中，没有一个角落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即使是东方思想也吸引着他，他能阅读许多原始语言的文本。他定期重温那些伟大

思想家的基础著作，如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但我们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对他来说也同样熟悉；他深入研究了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艾耶尔、布兰沙德和许多其他人。他自己的领域无疑是知识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知识的分析与批判。然而，与当代逻辑经验主义相反，他从未将知识与形而上学隔离开来。他以精湛、深刻和简洁的方式讲授的课程的主要章节，揭示了他的思考和冥想的主要脉络：知识的悖论（Aporias）、明证性（Evidence）、真理与错误、解释与理解、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里，儒勒·普鲁森展示了他作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懂得如何消化和协调他渊博的知识，通过反思来启发它，从而推导出一种纯粹个人智慧的原则以及与其信念相符的行为准则。

我们也不应忘记，儒勒·普鲁森对重大的科学问题倾注了特别的兴趣。逻辑学和认识论自然使他与数学接触。当然，他没有必要的闲暇去钻研计算的算法，但关于数学基础的基本问题吸引着他；非欧几里得几何和概率演算的解释不断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看到他持续关注自然科学的重大问题，那些同时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精确科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机械论精神、空间与时间、决定论与物理学的当前演变、实体问题和物质的新概念、有机演变和生物学中的目的性问题。在他看来，哲学和科学只能形成一个分层的整体，通过互补的方法审视现实的结构。

显然，一个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必然要求很高，而这首先是他自己。他那优美、清晰、整洁的笔迹，透露出他自愿施加的纪律和对精益求精的关注。然而，在信念、归属、判断以及生活方向上，这个人——那些不爱努力和偏爱简单解决方案的人认为他是不妥协的，甚至是苛刻的——拒绝平庸、简单和务实的、自私的墨守成规。他对公众的荣誉和区别不为所动，蔑视恩惠，面对某些临时官员的拒绝显得笨拙和手足无措，儒勒·普鲁森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吹牛者和盲目的宗派主义者非常严厉，但他从未拒绝向他人的信念表达尊重甚至同情，前提是这些信念与他的人文主义理想相符。然而，某些政治行为、任何对良心的侵犯、任何使用武力来贬低人性的行为，都让他厌恶和愤慨。他在选择朋友时非常挑剔，但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奉献。一个重要的细节：他枕边书之一一直是西塞罗的**《论友谊》（*De Amicitia*）。我认为，“虔敬”（pietas）**一词的真实含义最能刻画儒勒·普鲁森对待精神与生命的价值、对待他的家庭、朋友和祖国的态度。

但这位通常要求严格且多疑的人，对儿童表现出细腻的敏感，在他们坦率自然的笑声中，他找到了与他对成人世界的悲观冥想相对照的慰藉。此外，这位坚信精神力量的理性主义者，向美、友谊、诗歌，尤其是音乐敞开了心扉，他在音乐方面被证明是一位鉴赏家。他体验了莫扎特或理查德·瓦格纳、马勒或布鲁克纳的音乐，他了解其所有的细微差别，并能够品味其取之不尽的财富。

在个人层面上，生活对这位看似坚不可摧的人毫不留情。他受到纳粹的报复，这些对人性和自由反思的诋毁者，他坚忍地承受了驱逐和强迫劳动的艰辛，并且是在1945年那个不人道的冬天，他通过绝望的努力才成功地在降临德国的最后灾难中拯救了他的家人。他怀着罕见的奉献精神照顾的妻子的痛苦离世，深深地震撼了他，但没有使他的心变得冷硬。在最后这些年里，他知道这种疾病是无情的，它给了他猛烈的打击，但没有使他陷入绝望。

当然，儒勒·普鲁森多年来发表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每一篇都保留着不可否认的价值。但博学的读者遗憾地看到，所有这些高质量的出版物，其中一些在市场上已难觅踪迹，未能收集在一个卷宗中。此外，在过早去世前的几年里，儒勒·普鲁森已着手撰写其哲学反思和研究的宏大综合，自然涵盖了他教学的主要主题。一个如此富饶的、结合了思考的严谨性与分析的深度、综合方法的广度以及表达的完美的真实知识和道德价值的源泉，不应该在遗忘的沉默中沉睡，最多只

能被少数特权人士接触。

因此，大公学院的道德与政治科学部有荣幸和责任，出版其一位杰出成员不知疲倦的哲学研究成果，以造福并喜悦所有热爱有力、勇敢和富有成果思想的朋友。

由于现有材料超出了单个卷宗的容量，学部董事会决定首先出版已在各种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但排除一篇专门讨论悖论的深入分析。1986年，在儒勒·普鲁森逝世十周年之际，遗著的主要部分将面世，其中收录了这位思想家在原创性和力度上都非凡的最好成果。愿这两部出版物服务并鼓励所有哲学爱好者，并重振我们知识遗产中最丰富、最有能力和最令人钦佩的人格之一的记忆。E. 瓦格纳 学部主席

出版者说明 儒勒·普鲁森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哲学：因此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但他是一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思想家：因此已发表的文本数量很少。由于这些文本难以查阅，其出版时间已久远，而且遗著只被一小部分亲密朋友所知，因此一些朋友和仰慕者产生了将这一重要作品介绍给尽可能多的公众的念头。

目前计划首先出版两卷。首先，就是本卷，收录了已发表的文本，并增加了一篇题为**《关于悖论》（*Concernant les paradoxes*）的著作，尽管它以手稿形式保留，但我们认为适合出版。第二卷将呈现一份大量未出版的集合**，如果他有时间进行最后的润色，并且愿意破例一次停止他无情的完美主义，这无疑会成为儒勒·普鲁森的**“巨著”（*magnum opus*）。我们给它命名为《独我论的辩护》（*Apologie du solipsisme*），这是哲学家自己的文件中出现的标题。最后，随后可以考虑第三卷**，它将汇集一系列青年时期的文本（通常更具文学性而非哲学性），以及一系列哲学讲座，其不断修改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这一卷将提供对儒勒·普鲁森才能和兴趣的多样性以及他的**“教育爱”（*pedagogical eros*）**的概述。

本版并不打算作为学术版本。所有评论都已省略，除了在卷末，紧随原版本本中的注释之后，将提供希腊语和拉丁语引文的翻译。引文的参考来源已核对或查找，明显的印刷错误已纠正——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我们感谢《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以及卢森堡博物学家协会（*Société des Naturalistes Luxembourgeois*）慷慨授权我们在此复制他们首次发表的文本。

休伯特·豪斯默 (Hubert Hausemer) 罗伯特·科赫 (Robert Koch) 克劳丁·沙博-普鲁森 (Claudine Schabo -Prussen)

笛卡尔的科学与哲学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向你们提交一些关于笛卡尔思想某些观点的评论，以便与你们一起纪念他于1650年2月11日逝世300周年。庆祝笛卡尔、保持他的存在并不断提及他的榜样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你们可以免除我进行冗长的阐述。笛卡尔——众所周知——是现代哲学的起源；在经典科学史上，他的重要性仅次于牛顿；甚至文学界也尊崇他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很少有人能留下如此持久而广泛的影响。除了伟大宗教运动的创始人外，没有人能施加如此深刻的革新作用。他天才的新颖性、自发性，结合着如此多的热情、奇妙统一的思想的密度以及如此敏锐的清晰度，至今仍以无可比拟的魅力吸引着当代读者。他没有放过我们。一旦你遇到他，你就知道你只能不真诚地逃避那种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力的坚毅目光，这种注意力就是对自己真诚。而且，思想从未被提升到如此的尊严和高度。

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科学家。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向一群科学家听众讲话，尽管我个人在这些方面只是一个爱好者。一为了理解笛卡尔的科学，让我们非常简要地将它与它所处的世纪联系起来。这个世纪，即经典科学的世纪，怀特海 (Whitehead) 所说的天才的世纪，它以哥白

尼革革命作为开端，并以牛顿《原理》（*Principia*）于 1687 年的出版达到高潮，首先被教堂于 1600 年 2 月 17 日处死乔尔丹诺·布鲁诺的火刑堆的火焰所照亮。在此，我们向这位天才的思想家致敬，他如此出色地揭示了新天文学的无限性，他以炽热的勇气，用他自己对宇宙是单一且无限的直觉，反驳了中世纪的世界观，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位置”，肯定了运动的相对性，并在笛卡尔之前构想了空间的几何化。——哥白尼、布鲁诺、第谷、开普勒，他们的发现、理论和直觉将融入伽利略这位无与伦比的科学家的著作中。伽利略！在思想史上，这个人仍然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个体，他彻底推翻了中世纪错误的科学——但它是多么具有暴君般的嫉妒心！；他通过诉诸经验，最终证实了直到那时仅凭抽象理由支持的宇宙新理论；他为现代最令人惊叹的建筑奠定了基础：自然的数学科学；此外，仿佛这些成就不足以满足他的荣耀，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确立了新方法的一般含义：因此，他也勾勒出了新形而上学的轮廓，这种形而上学是为了无限延伸，而要求仅通过数学来解释世界。他强制淘汰了逍遥学派（Peripatetic）解释自然的伟大原则：目的论（teleology），即对目的的考量，这种原则使一切都收敛于作为上帝的纯粹形式（Pure Form），使自然趋向于被视为世界与上帝之间中介的人类。对于伽利略来说，世界倾向于成为一个纯粹的机器，仅由数学上受调节的运动组成，并且自给自足。——人类，连同他们的欲望、目的和“情感”，连同自然已剥离并仅由他承载的次要性质（secondary qualities），人类作为无关紧要、没有特权的旁观者，被边缘化于世界之外。

笛卡尔的著作应主要与伽利略的著作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很难说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影响；相反，一种理想的联系，即现代思想的内在逻辑，似乎将它们联合起来。从伽利略著作的延伸来看，笛卡尔的著作主要是：最终构成一门纯粹的自然数学科学，——这种物理学的“数学化”需要事先彻底修改数学，以期实现其无限适用性；推导出新方法的哲学基础；解释人类在自然界中新确立的地位。

我们知道，他在很年轻时就沉浸在数学中，并且在 22 岁时几乎了解了当时这些学科中所有已知的东西；当他放弃在学校所学时，他只保留了数学。在 1618/9 年——我们记得他出生于 1596 年——我们发现他忙于力学、流体力学、光学和音乐方面的实验，处处验证着数学方法，验证着开普勒、验证着当时处于荣耀巅峰的伽利略的方法。在 1619 年 11 月 10 日晚上，他经历了一种启示，这肯定了他研究的方向，并迫切鼓励他将其中蕴含的伟大思想进行到底：这是一种在充满热情和炫目光芒的梦中产生的准神秘体验，正如笛卡尔自己解释的那样，“真理之灵希望向他敞开所有科学的宝藏”，毫无疑问是通过向他揭示数学是通往这些宝藏的唯一和足够的钥匙。

他在获得这种多少有点超自然的鼓励后致力于的第一项研究涉及几何学。仅仅几个月后，他的热情就得到了回报，他发明了解析几何。——解析几何首先基于这样的观念：数字的宇宙（由算术和代数代表）与空间的宇宙（几何）之间存在完美对应。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自然从一开始就隐含在任何数学关注中，特别是测量实践中。至于将几何问题简化为代数方程解的转换系统，在笛卡尔之前，费马已经普遍使用它。笛卡尔的天才之笔在于将这种对应关系构想为普遍、完美和一一对应的。他认为空间的本质就是这样，其中包含的关系，无论多么复杂，总能用代数公式表达，反之，数字关系可以在空间中表示。从其最初的概念来看，解析几何是代数应用于几何，或是几何解释代数，两者没有区别。

但几乎立刻，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对称性就被打破，偏向于第一种。不仅第二种——用各种曲线表示不同类型的方程——受到限制其行使的条件的约束，而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第一种与笛卡尔自从那个难忘的夜晚以来对数学的看法相一致。在他眼中，他的发现之所以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它允许对空间进行代数解析，将空间图形还原为代数方程，而代数完全基于对任何量之

间关系的纯粹理智直觉，基于仅由理解力所构想的关系，——这是一种关于纯粹关系的普遍科学。因此，“量”（"quantity"）的概念将失去其所有固有的空间性。它将同时摆脱对想象力的依赖——而想象力似乎对空间的直觉是必不可少的。它将是纯粹理智的。它将是心灵引导和无限追溯***“这些长串理由”的能力的精确表达。“量”因此等同于“关系”（"relation"）或“比例”（"proportion"）。笛卡尔的 *scientia mirabilis* 之所以“数学化”，是因为“所有那些通常被称为数学的特殊科学所考虑的，不过是关系或比例***”，并且这门科学完全建立在关系和比例的观念之上。而它是***“普遍数学”，因为它在理智的纯粹性中考察关系和比例，将它们从任何特定基质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它们能够无限应用和扩展。正是以这种方式，“维度”（"dimension"）的概念尤其可以推广。在他 1620 年至 1630 年间起草的《指导心智的规则》（*Regulae*）**中，笛卡尔对此做了如下阐述：

“通过维度，我们指的不过是判断任何主体可衡量的方式或关系，因此不仅长度、宽度和深度是维度，而且重量也是衡量事物的维度；速度是运动的维度，对于无数相似的维度也一样。每一次将事物分成相等部分的方式，无论是实际的还是理智的，都构成一个进行计数的维度。”
(*Reg. XIV*)

想象力的视野——局限于空间——被超越了，“纯粹数学”能够无限扩展。在他致力于改革数学，使其成为这种通用科学——除了行使中的智能、“心灵的连续而不间断的运动”（*Regulae* 中将提到）之外别无他物——的同时，在他将几何学还原为代数，并完全确立了代数的一般意义的同时，笛卡尔在那些狂热的岁月里，正试图实现另一个伟大的想法：将物理学还原为几何学。这是伽利略的观念。伽利略曾看到，自然，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无疑是一个几何世界，因为构成它的对象是运动中的广延和图形化的量：如果我们成功地将自然剥离掉所有与广延和运动无关的性质，剥离掉所有***“次要”性质**，或者如果有可能将后者还原为前者，那么几何学就足以让我们了解自然的所有秘密。将自然还原为广延，将物理学还原为几何学，这个想法在当时已是热门话题：在伽利略之前，它曾困扰着布鲁诺。改革物理学，使其只剩下几何学；将几何学还原为代数，这种双重关注体现在笛卡尔在多次旅行中写下的《规则》中。

这些《规则》以令人钦佩的力量和热情，呈现了这门 *mathesis* 的纲领，这门独特的科学将所有特殊的科学都吸纳进来，所有科学都由一个相同的方法支配，该方法基于秩序的唯一观念，它规定将任何问题的数据排列成类似于几何级数中的序列，通过心灵的连续运动从一项过渡到下一项。这就是数学的方法。它们仅源于理智；它们标志着理智的自发展开，从一个简单的直觉行为中所构想的初始关系开始，其连续的进展被定义为：

“通过直觉，我指的不是感官多变的见证或不恰当地组织其主题的想象力的欺骗性判断，而是纯粹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这种构想如此容易且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所理解的内容毫无疑问；或者，这与以下内容相同，即纯粹而专注的心灵的坚定构想，它源于理性的唯一光芒。”
(*Reg. III*)

所有知识都是***“数学化”的：这就是使其有效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将被还原为几何学，而几何学正在等待被还原为代数。——当笛卡尔说一切都必须还原为“量”或“广延”时，必须知道后者在他的作品中以双重含义出现，或者可以说是两个层次**。它有时指的是空间的大小，有时指的是**等同于“关系”的“量”**和...